



陕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

「十二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關學文庫

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

文獻整理系列

王心敬集

(下冊)

〔清〕王心敬 著

劉宗鎬 蘇鵬 點校整理

西北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王心敬集/[清]王心敬著;劉宗鎬,蘇鵬點校整理. —西安:
西北大學出版社, 2014. 12

(關學文庫/劉學智,方光華主編)

ISBN 978-7-5604-3556-5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②劉…③蘇… III. ①王心敬(1656~
1738)—關學—文集 IV. ①B249.9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313468 號

出品人 徐 曄 馬 來

篆 刻 路毓賢

出版統籌 張 萍 何惠昂

王心敬集 [清]王心敬 著 劉宗鎬 蘇鵬 點校整理

責任編輯 黃偉敏 張紅麗 裝幀設計 澤 海

版式統籌 劉 爭

出版發行 西北大學出版社

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號 郵 編 710069

網 址 <http://nwupress.nwu.edu.cn> E - mail xdpress@nwu.edu.cn

電 話 029-88303593 88302590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

印 裝 陝西博文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
開 本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
印 張 78.25

字 數 1214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604-3556-5

定 價 280.00 圓

豐川語錄

卷一

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

同學諸子參閱及門諸子校

千古道脈學脈，只以全體大用，真體實功，一貫不偏爲正宗。故舉千聖百王之道、六經、四子之言，無一不會歸於此。而惟大學一書，則合下包括，更無滲漏。蓋孔子生千聖百王之後，折衷千聖百王之道術學術，而融會貫通以示萬世也。故學術必衷於孔子，教宗必準乎大學，然後範圍天地，曲成萬物，無門戶意見之流弊得以淆之。

觀虞書贊帝堯之四十八字，可以知千古帝德王猷之淵源，即可以知孔門大學之宗傳所自來。蓋大學之明德，即本帝典之克明峻德；大學之齊家，即本帝典之親睦九族；大學之治國，即本帝典之平章百姓；大學之平天下，即本帝典之協和萬邦。其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之相因，特以明明親中必具之條理；定、靜、安、慮之相因，特以明明親中必歷之內境；本末始終之不紊，特以明明親中之自有先後。初非於帝典之旨有加也，蓋吾夫子於折衷古今之日，淵然獨見千古之道統學統，必合全體大用，真體實功全。而惟帝堯之盛德大業，乃克全體大用，真體實功，一貫於不偏，故刪三墳、五典之紛蹟，而獨斷自唐堯；而終身學術，亦遂約千古道術學術之會歸，而遠宗其道法。中庸所謂祖述堯舜，即謂其祖述乎此也。然則大學一書，上滙千聖之源流，下開萬世之眼目，真如日月之經天、江河之行地。後此即更生千聖萬賢，豈能出其範圍哉！吾輩無志於學則已，有志於學，安可不知千古聖道之宗傳？

觀帝典命教胄之旨，皋陶行有九德之倫，可見人材必不能一致，教亦必不容一途。但得有長無弊，即可成德；有弊知改，皆可達材成德。便不至負慚秉弊，達材便足以效用當世。初不教執一法，用拘一轍，如後世好尚執一者之於世多棄材也。厥後孔門無類之教，正本此意。故當時四科成就之衆，與五官十二牧同一師師之盛。嗚呼！觀此可明吾黨立教之道矣。

帝典首揭欽明，昭然示帝王心法之宗，亦實剖吾儒誠明知行之原。論者謂堯舜之世，堯舜之治如日中天是固然矣。今仔細觀孔子刪述之旨，其實二帝之道法心法得孔子此一番表揭，乃始千萬年雲翳盡徹，朗朗精明耳。嗚呼！溯道學之統者，能於此深味而默會之，其於帝德王猷之淵源、吾儒學術之宗傳，即思過半矣。

古今道統學術之源流，盡於全體大用，真體實工。惟大學明、新、止^{〔三〕}善乃於此包括無遺。真是會四瀆百川之衆流於滄海，更無一滴旁溢。明此者，六經、四子乃得其宗傳，百家衆說乃得所權衡，吾輩遵聞行知乃不至差人旁蹊小徑，故程朱每教人先讀大學也。

論學術歸於實行履，則無意見口耳之弊，然行以盡性而實。論道德徵於實功業，則無清虛冒托之弊、語言文辭假借之弊，然實功業本於天德。故中庸首揭天命謂性、率性謂道、修道謂教三語，以立千古道教之宗。

人與萬物同稟天地之氣以生，而惟人之性則得其秀而最靈，故學以還其本善之理、本具之量爲全功。然非明則無由知

〔三〕「止」，原作「至」，疑音近而訛，遂改。

其理，非誠則無由行其理，故功在於明誠。非自盡其性，則無以立體；非盡人物之性，則無以致用，故功統乎人物天地。而大學則括此大旨，提綱疏目，以垂教萬世者也。學者必知歸極於此，然後路途不至偏曲，精神不至虛敝，以辜負此最靈之性。

千古聖賢之學，無不本末一貫，而卻無不先本後末。故大學先明德，中庸先成己。書言堯舜之德業首及欽明，易言威如之吉在於反身。蓋此道以統貫天地萬物爲大全，而實以自誠自明爲本始，故君子之學以先立其大本爲要義。

易首乾坤，書首欽明，孔門宗仁，而大學則首明德，中庸則首性道，千古學宗於此可悟，千聖垂世立教之旨，亦即於此可悟。只有此道此學可充滿性分，可經紀世教；只有六經、四子可奉爲此道之準，可依爲此學之宗。而括之只此「全體大用，真體實工」八字，統之只以明、新、止善三綱。嗚呼！大學固千聖學宗也。

後〔三〕之談學者，何得以燭火微明，偏執意見妄裂宗傳？

尚書義取執中，傳前聖心法；周易義取時中，明千聖心行。然執中之旨，聖人以此憲天撫民，學者即可於此修身善世。時中之旨，聖人於此崇德廣業，學者即可於此寡過消凶。妙契之，固聖之淵源；善用之，實下士之準極。只看人誦讀時，知味不知味；立心制行時，能體履不能體履耳。

〔二〕 此章「後」字前有缺文。

學者資質必不能一致，但能實從性之相近以人，道自無不可至，只要知歸極，肯歸極耳。如入京師者，但期至京，東西南北固無不可者。然卻是或南或北或東或西，俱望京師而行，得其坦正端直之路乃可。得坦正端直之路，而求以必至乃可。若不得真路途，而曰無不可。得路矣，不求至而亦無不可。卻恐阻於崇山險嶺者不至，入於斷港絕河者不至。而其因循不前，亦終不至耳。孔孟者，吾道之京師。當時若文、行、忠、信之四教，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之四科，皆從人之路，即後世江都、河汾、濂、洛、關、閩、河、會、姚、涇，亦皆從人之方。資質相近者，擇一人一途以人，自無不得。若舍之而自從所好，吾見不阻崇山險嶺，即入斷港絕河耳。更若謂方皆可從，路皆可入，不求直至京師，而但盤桓留滯於其方，亦終於半途廢耳。半途塗亦非京師也。周子曰：「士希賢，賢希聖。」正以明從人之不能遽至京師，而得方之期於必至京師也。故吾輩不妨各擇其性之相近以爲從人，而要以期登孔孟之堂，入孔孟之室爲會歸。

中庸性、道、教盡乎道統學術之綱領，而言性則歸於天命，言道則歸於率性，言教則歸於修道，又可見性、道、教自有底本。吾輩有志於道者，所宜徹底理會。

學須知理之所以一，又須知分之所以殊。知理之所以一，則知殊途原自同歸，百慮原自一致；知分之所以殊，則知同歸正自殊途。一致正自百慮，源源委委，乃始徹底分明。

看得此道太高遠，則必至有自暴自棄之病；若看得此道太卑邇，則索德行怪之弊，或且滋矣。故論道以得平爲貴。然得平卻非以人意可以增損絲毫，但能明得道之實際，原是日用平常，卻原是精深高遠，則不期平而自平矣，故明道又務求其實際也。

實見得道不遠人，則知日用彝倫之地，無處可容人忍略。實見得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，則知得閨門衽席之間，無處可

容人漫浪。實見得萬物皆備於我，則知得林林總總之人，無一可容人翫置。更若實見得曰明曰旦之天赫赫昭昭，則知起心動念，以至臨民蒞衆，無一可容人縱肆。

千聖相傳，只傳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。千聖相接，只接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。

入門下手處，不妨從其資之所近以入。至於血脈路途，卻不可毫釐差錯。會極歸極之地，卻不可分寸闕虧。

此道無由人慢處，無由人緊處，亦更無由人歇得手處，直須助忘盡屏，死而後已。

此道本於天命，豈不現成？陸王原看見這現成一着，故本此主教，但說得太現成耳。其病在未能深思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，固是得此現成之理，卻不思未得時有許多功在，既得後仍有許多功在。直是須臾不離之功，與本來之體相符契，故得不終失耳。二公卻說得此心本善，但存即是，此知本良，但致即是。卻不道存之致之中間有多少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之功，有多少學、利、困、勉之等。無論初學有茫無從人之患，中材未易得神明會歸之功，即聰穎者言下領略，亦只於見性還須得人頭，未會本末終始之先後，詣深而造極也。其見解之粗疏，不盡學量，固無可諱。然謂之爲禪，則不知言矣。蓋陸王是教人於倫物日用間，以虛靈不昧爲運用之宰，向非教人遺倫物而超然出世也。

或問：「先生言學，每深明陸王之疏，而深辯陸王之禪。何也？」曰：「此是陸王自具之偏全是非，我不敢昧心將偏作全，亦不忍昧心將是作非也。又吾儒之學原本心性，故朱子曰『千聖相傳，只此一心』，而生平孜孜者，獨以心性之存養爲要歸，全集所載可考而知也。今以陸王之知重心性而昧者禪之，勢必至割吾儒性命精微之旨盡歸二氏，又必至舍朱子

性命精微之蘊，而徒求諸著述立說。致令二帝、三王以來，一中相傳之心法淪棄於世儒口耳意見之私而後已。故但有問者，不敢復爲毀譽計，而每據此心之自信者明之耳。

學以還其性之固有爲本，故大學首在明德；以還其性之同有爲大，故明德即以新民爲末；止善特言其本末先後之天則耳。言學不知本體，言本體不知作用，言本體作用而不知本末先後，皆不知大學之道也。

西銘一篇，原非爲大學下注腳，然於大人立體達用，以還其本性之量爲切。

此道察於兩間，未嘗停息。即凡民亦俱有秉彝，無人欠少，固不敢謂闡衍。自孔孟後，千四百年，宇宙竟絕然。實是千四百年間，旁門小戶紛紛迷真。迨至王文中始特地發志周學孔之旨，周子始特地發主靜無欲之旨，二程始特地發識仁主敬之旨，聖學乃自此洞啟門庭。迨至朱子以至有明諸儒，本體功用，亦復闡發無餘。聖學實是無境不現，然以諸先生高明沉潛之異稟，不免各隨其資之所近以爲輕重，則於大學天德王道一貫之旨，亦尚未敢謂盡滿其量也。這裏能無待於大君子，造精詣微，融會貫通，以還吾道之大全。「全體大用，真體實功」八字中，有一字斤兩不稱，一事血脈不貫，即弊病無窮。故大學以明德爲本，明德以格致爲先，格致以知止知至爲要。

道是千萬世大公之道，如何得意爲輕重損益，又如何得意爲毀譽是非。況六經、孔孟之言，明明在前，一返照亦自權衡昭然，又何得友人自作好惡？

大學言明德，即言新民；中庸言性道，即言修教。可知體用割裂，即非大學；本體工夫軒輊，即非中道。故學術必

全體大用，真體實工，一貫不偏爲宗傳。

孔子言仁，皆兼功用；孟子論理，言仁兼義。蓋此理固無內外、顯微、表裏、精粗，而本體要以工夫而全，作用而實也。張皇本體，略於工夫，徒言內養，略於實用，說來未嘗非學，要之舉一廢百，失孔孟論學之宗傳矣。

學問不知本體，泥形逐迹，極其所造，義襲而止。然徒張皇本體之自然，而不實從語默動靜、人倫事物間，磨勘煅煉，極其所至，徒得靜中一點虛機耳。遇盤根錯節，必且主宰紛拿，擾亂不寧。即不然，而習成窠巢，久之生厭動之弊，且不知不覺流於二氏之頽然頹懶矣。故六經、四子無離本體之學術，亦無外功用之本體。蓋諸聖賢皆見道分明，體道精切，故論道一圓滿也。講學論道要得一一會歸於此，乃能滴滴歸源。

中庸發端言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明此者，不惟見得不率自性者，即非道；並見得性而不實見諸道之真可率行者，亦非吾儒之所謂性。又不惟見得不修乎道者，不可謂教；並見得道而不修諸教，使真不失者，亦非吾儒之所謂道。寥寥十字中，不但盡萬世旁門小戶之弊，於此堪破；即舉後儒偏曲意見之弊，亦於此堪破。中庸真明道之書也，然向非「天命之謂性」一語開端，則本源不清，所率者或非其正，所修者或失其則。縱有實功，本心不正，本理終邪耳。故中庸開章三句源源委委，的當分明，不惟括盡一部中庸，並括盡千古道學之源流。此等處斷屬祖孫師友間，平日融會道術，講究得頭項分明，自己亦上下千古，折衷得道統的切，而後能爲此語耳。是此三語者，乃吾儒原道原學之星宿海也。盡漢、唐、宋、明諸儒宣暢發明，要皆從這裏流衍出來。吾輩生曾思之後，不能親見二賢，而領其指授，這等處亦明若觀火矣。奈何可自任意見，昧於適從，昧於權衡。

吾身父天母地，與萬物並生，而獨爲萬物之靈，五行之秀。這一點性，原無內外表裏，亦無人我古今。徇外既成失內，徇人既成遺己。而專內遺外，知己忘人，亦土木鹿豕。不惟自私自利，虧生人萬物一體全量，亦辜負造物賦卑獨靈獨秀，資

以參贊之本意。所以大學言明德必歸本修身，修身必兼新民；中庸言盡性歸於成己，而成己即統成物。蓋內外人已，原吾性之同體共貫，偏之即屬虧欠，分之即成支離也。故古之聖賢視聽言貌、起居食息之地，無一敢以少疏；君臣僚友、宗族民物之交，無一敢以愆置。修其身，而肅父哲謀之威凜；齊其家，而一本九族之胥睦；治其國，平其天下，而平章協和，霽然如一家。父子兄弟、妻妾奴僕之仰事俯育□□□□蓋見得吾生性分之不容自己固如是耳。故吾輩須實體西銘之旨，乃克副生人之分。

古人言學必言問，以學非問不明也。然在後世則去聖既遠，師友道喪，將何從問乎？惟有考諸聖經，以身體驗耳。然初問考經，苦於不得其旨。體認苦於心理難得其合，只須讀書字字句句切身體會，行事時事事印經求合。久之心理漸漸相得，自然事理漸漸不違矣。然這裏須要真心貫注其間始得，若無真實明理心，讀經亦只成人耳出口，必不能深見從上聖賢精神命脈所在。若無真實寡過盡性之心，行事亦只成計利較害，必不能仰體古聖賢立心制行之則。

學不明理，行不中道，只是志不真切。「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」這裏無人借口自掩處。

於學、問、思、辨之中，實盡博、審、慎、明之功，善之不明，未之有也。於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之所得，而即體行諸達道、九經之間，執之不固，未之有也。於此五者，人一而已百，人十而已千，愚之不明，柔之不強，未之有也。故知下愚不移，只是自不肯移耳，肯移焉有不可移者？

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雖曰五事，其實只是一事。而五者之中，以行為要歸，而尤以學為托足。托足苟差，南轅北轍，縱復問、辨、思、行各極其功，路途既差，愈驚愈遠，亦終於莫至其域耳。故「學」之一字，最宜先辨路途。

去聖既遠，鄉無明師，路途從何辨之？亦只於四子問津可耳。蓋四子皆會六經之精英，而歸於明白正當。故其所言者雖無一非六經之旨，而其所指者則端正坦平之途。故就四書而論，吾夫子之論語爲吾道之通途，大學一書爲吾道之正途，中庸一書爲吾道之真途，孟子七篇則吾道之明明坦途也。辨途者準以孔子之通，而兼取三子之長；合以三子之所長，以趨孔子之通。庶乎適燕北轅，適越南轅，不至誤入岐路耳。乃若漢隋以來，傳道諸子亦皆適京之的途，第其質稟高明沉潛之異軌，故其指示偏水偏陸之殊轍。準以四子，要難四面皆通也。然地近陸者，陸自得其坦平；地近水者，水自得其徑直。第在率由者知所擇，慎所趨耳。外此則皆不免旁蹊小徑，甚或斷港絕河。有識者斷不肯以有用之精神、有限之時日，出於其途，自誤時日，自誤歸宿也。

不自強而怨天賦之暗弱，不自力而怨他人之勝己，皆無志者也。

有志者事竟成，孔子十五志學，時時進步，直至心不踰矩之地，亦只是下得這志真切耳，故學莫要於立志。然惟其當初所志，即在此心不踰矩之學，故卒至從心不踰之地，可見立志又要知正大之標準。

學不進只責志，志不立只責耻，耻不生只責識之不明。蓋吾輩識見能明得生人正分，當志不立時，雖欲不耻而不得，耻既生，而志雖欲不立，不可得矣。故立志以致知爲要，而致知以辨別學術之大小偏全爲要也。大學首篇凡五言知、兩言明、一言慮，即此義。

致知全在好學好問，能反身體認，蓋積誠乃生明也。

知欲其明，功欲其實，若徒明而行不實，則知及而仁不能守，雖得之，必失之矣。故說命謂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，而孔子亦謂知不如好也。吾輩安得以虛見虛解輒自止足？

「晝有爲，宵有得，瞬有存，息有養」，動靜有考程。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，古之君子，其致功如是之勤且懇也，道焉有不明不得者。

知明則行益力，行力則知愈明，知行原相爲表裏終始。合一之說謂其爲本，合而不可離，非強二者從一也。

倫常綱紀，正吾盡性之實事；男女飲食，正吾盡性之實地；仁義忠信，正吾盡性之實工；盡人物之性，贊天地之化育，正吾盡性之實量。於此知之不徹，而曰吾知性；於此盡之未滿其分，而曰吾盡性。只竊得二氏中下乘一點清虛之機耳。君子羞之，即佛老亦且笑之。

孟子曰：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身。」這意思甚好。人只爲行一不得，便怨天尤人，更不復自加進步，所以終身身終不正，人終不歸耳。若值一不得時，即於身加反求，反求之功，既誠且切，身必自正，人必自服，而人已兩得矣。故孔子謂忠信篤敬，必參前倚衡而後行也。

千古聖賢制行之要，只以反求諸身爲盡己實功，故中庸謂「正己而無求於人」，孟子反覆言「行有不得，則反求諸身」。仁者如射，正己無求於人，先聖後聖若合符節。

忠信篤敬，必參前倚衡而後行。可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，故欲行只自盡忠信篤敬之實。「恕」之一字，終身可行，故聖賢處世無不以盡己推己，不欲勿施爲工課。

克之久，則欲日消；養之久，則理日熟。欲消理熟，則心理日融浹矣。

古之君子心存理得，只是用得工夫切實綿密，到深久處，漸近自然，漸合本體耳。然卻要實明得心體原是有理無欲的體段，庶幾克復俱有着落，俱得天則，而欲可漸消，理得漸復也。不然卻恐但從克伐怨欲不行處，幫補綴緝，終於理欲交勝耳。蓋惟知性者始能盡性也。

學止實盡己分，不妄希自然，久之本體工夫自合一無間。蓋工夫本體合一着，不特非虛見模擬可得，亦並非工夫生疏可至，必到深造自得後，乃不期自到耳。然縱是到自然後，亦只是工夫到得恰好，愈細愈膩，此心能順帝之則，初非遂聽其自然也。

學問不明得自然一着，終於支離強持。然徒張皇本體之自然，而不知裏邊恰好天則，正緣有實工夫，亦終於蹈虛見，無實詣，甚至流爲野狐禪之清虛耳。故象山、陽明喜舉本體之自然以示人，亦一病也。

無本體，無工夫；無工夫，亦無本體。譬之作飯，初間要得水爲勻稱，火候調停，到得熟時，水米融浹，水火通融，恰好可用矣。學問不知本體，如無米無水，而欲憑火力以成飯，飯可得耶？故無本體，即工夫枉用耳。然若不下工夫，卻又是

不盡火力，但憑水米而欲望成飯，抑又難矣。故無工夫，即知本體，亦更不可得而用也。故本體工夫偏廢即不得，偏重亦不得。然這工夫本體譬之作飯者，亦是明其不可不偏廢耳。其實此理本體工夫本是一物，爲未知者言，可曰上天生本來者爲本體，加自人工者爲工夫，究之本體即工夫之體段，工夫即本體之精神。初間尚可分別，到得成熟後，只是這一點兢業靈醒心操存涵養耳，亦更無處可容人分別也。

看得大道爲公，在士林則爲大儒，在朝廷則爲大臣。

君子無事不宜讓人，惟求道一事，雖師不讓；無事不宜渾含，惟論道一事，一字不可假借。

於讀經所得者，實驗諸身心倫物，則讀經不至誦言忘味；於存心制行時，一一會歸於經旨聖言，則心行乃至蕩矩踰規。久之讀書便當知要，立身自當中禮，而心理事理自然融浹無間矣。

讀經之法，程朱之說最詳最細；而反身體認之旨，則二曲先生揭之更爲明暢。讀書之道，合此二法，無餘蘊矣，然又須知這是辨明路途之法耳。其實這一切講明路途，要是爲行時直捷正當，不至差人旁蹊曲徑，耽閣時日，枉費工夫之意。初非教人徒資講說，侈口談也。故既講明之後，即宜從這直捷正當路上實實體行，庶幾知明行當。前此講明體認者，至此俱有着落；而後此身體力踐者，至此亦更無差謬。積之日久，識見踐履，一一可望古人壺域矣。

讀經不能不資注疏，然要是先讀經文，仔細尋求其立言命意所在，到得心見彷彿，然後印以注解，即不至舍己徇人，全無心得，又可以少辨注疏之屈直當否。久之不惟於經旨當有契會，即自己亦漸能自作主宰，不至徇人迷己矣。至於典故事

實，卻須考之，先儒不可自作主張，蓋這是杜撰不得者。必如先儒之言，終不能自信，姑且依他放下，更讀他經，未必不觸類旁通耳。

五經是四子渾然之全體，四書是諸經秩然之血脈。能真見四子之精神，即讀經處處脈絡分明。然讀書卻非徒靠訓詁，可以明了，要須以反身體驗，就正先覺爲從人。又必躬行實踐，以身證明，然後可以真得諸心。蓋四子書與他書不同，原是四聖賢體驗心得之言。若行不至，知終不真，故要得理會心得，必以實行爲致知第一實法。

致知所以講明躬行之路，躬行所以實踐既明之知，亦即所以實致吾心之知。行之既方既至，自然知之益實益真。故致知之法，無如力行。

讀經有三難：一見解不能到古人田地，則意擬難真；一訓詁難陳，未易即辨真旨；一經秦火之後，簡編脫遺，後儒附會雜出，世遠莫證其真。以此三難，致令光天化日之六經，轉見雲翳幽隱之或多。然意擬難真之病，以力行求至之藥醫之；訓詁雜陳之病，以融會經旨、印以全經之藥醫之；至簡編脫遺，則亦有闕疑一藥。獨後儒附會，則惟有實體二帝、三王、周、孔、顏、孟之道法心法，幾於鑑明衡平，以照妖鏡辨其真僞而已，此外更無良藥也。

多讀經，少讀諸儒語錄，則不至淆於意見之偏畸，即諸儒語錄亦無不可與經旨會通矣。若讀得語錄多，讀經工夫少，則不免從資之所近、意之所好處入頭。氣質重者，或以先人爲主。不惟讀一切語錄少可多否，必成門戶，即讀古聖人中正圓滿之經，亦只供其意見偏溺之用，故讀書以多讀經爲貴也。